

# 醉玲珑

十四夜 著

ZUI LINGLONG

几曾骑马倚斜桥，何处满楼红袖招，似梦还真心头绕，抬头明月相照，原来堪一笑。



# 醉玲珑

ZUI LINGLONG

〔上〕

十四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玲珑：典藏版/十四夜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399 - 4381 - 7

I. ①醉…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705 号

**书 名 醉玲珑 (典藏版)**

**作 者 十四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980 千字**

**印 张 59**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381 - 7**

**定 价 69.80 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1	第一章	玲珑九转几世醉
6	第二章	萍水相逢天涯人
13	第三章	锦瑟无端五十弦
20	第四章	万里星辰万里心
25	第五章	火海风波平地起
31	第六章	风流零落从此始
39	第七章	漠北西风瀚海沙
44	第八章	前尘今生几度情
52	第九章	笛音深处水云天
59	第十章	接天莲叶无穷碧
64	第十一章	山有木兮木有枝
72	第十二章	莫道天命知几许
80	第十三章	浅碧轻红复卿卿
86	第十四章	驰骋不让须眉意
94	第十五章	蝶衣翩跹流光色
99	第十六章	名门钟鼎玉马堂
103	第十七章	紫藤花轻是谁家
108	第十八章	繁华过后成一梦
114	第十九章	熙熙攘攘天涯行
120	第二十章	歌舞升平今宵曲
128	第二十一章	万马千军只等闲
134	第二十二章	素手兰心弦中意
141	第二十三章	一剑光寒十四州
147	第二十四章	三秋楚堰江水长
155	第二十五章	只道江湖是江湖
164	第二十六章	云破日出青山远
171	第二十七章	梅香雪影春离落
179	第二十八章	扑朔迷离起萧墙
186	第二十九章	玉洁冰清冽寒深
191	第三十章	纵马击鞠奔月场
198	第三十一章	花令缤纷各自春
203	第三十二章	城深血泪故人心
208	第三十三章	登山踏雾凌绝顶
214	第三十四章	只怨生在帝王家
219	第三十五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

226	第三十六章	风云凌肆银枪冷
232	第三十七章	宫闱娇枝不堪俏
237	第三十八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
240	第三十九章	吾将上下而求索
246	第四十章	一朝选在君王侧
254	第四十一章	高处不胜金銮殿
259	第四十二章	太液莲池未央柳
266	第四十三章	奈何此事误苍生
272	第四十四章	情字心底苦自知
278	第四十五章	瀚海阑干百丈冰
283	第四十六章	正在有情无思间
288	第四十七章	竹箫寂寥沧海笑
292	第四十八章	九峰晴色散溪流
297	第四十九章	争似是非弹指间
303	第五十章	拨云开雾见月明
308	第五十一章	怜取苍生千载泪
312	第五十二章	我笑他人看不穿
318	第五十三章	碧血青天赤子心
323	第五十四章	笑里江山风满楼
328	第五十五章	相共凭栏看月升
332	第五十六章	天生我材必有用
336	第五十七章	只舟行见水穷处
341	第五十八章	如寄空翠渺烟霏
348	第五十九章	抽刀断水水更流
355	第六十章	醉笑陪君三千场
360	第六十一章	释得缘故春风生
364	第六十二章	明眸慧心窥先机
368	第六十三章	地动山摇天珠落
372	第六十四章	乾坤始知九霄清
376	第六十五章	十里红尘迎卿来

## 玲珑九转几世醉

屋子里很黑，宁文清回到家，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力气将一只高跟鞋踢得远远的，撞在名贵的红木地板上，发出砰的闷响。

身上的衣服滑落地上，她站在黑暗里发了一会儿呆，慢慢地把另外一只高跟鞋也甩掉，光着脚迈进卧房。

地板微凉，踩上去如冰水的滋味，清亮的月光穿窗斜过，在精细的古木家具上覆上了一层朦胧轻纱，宁静中带着些许诡异的幽美。

她丝毫没有开灯的想法，在床沿坐下，缓缓地后仰倒在床上。

天花板雪白，李唐和徐霏霏的神情话语清晰如在眼前，一幕幕情深意长，她目光中浮现出微薄的厌恶。

没有别的原因，只因李唐是她的未婚夫，而徐霏霏又恰好是她的好朋友。烂俗的八点档故事，这是半个小时前她提着新婚礼服在停车场看到两人抱在一起时的第一念头。

那一瞬间她的脸上居然勾出了莫名其妙的笑，唇角的弧度一直维持到现在，于是有些酸楚。她突然对着黑暗哧地笑出声，气息仿佛吹得月光一动，李唐那句话以一种幻觉的姿态生成浮光般的刀刃贴心划过——

娶到宁文清，宁氏企业一半的股权就到手了。

瞬目呼吸，她很可惜自己居然没有因此愤怒而流泪。眼看着完美支离破碎的那一刹那，如果可以选择，她依旧会在深夜十一点三十九分突发奇想，兴致勃勃地驱车去找李唐，只是想告诉他她要把这件礼服上粉色的扣饰换成淡紫。

那种三更雨下梧桐花一样的淡紫，她本来打算这样对他描述。

她打赌他一定会问：你们医学院楼下那排梧桐树开花时的颜色？

那么她就补充给他：从左边数第四棵，晚春细雨飘过以后的颜色。

数年前曾有这么一个落雨的季节，她回头寻找自己失落的笔记时，抬眸看到了俯身微笑的李唐。

梧桐花清疏坠落的声音，一点淡淡宁静浅紫，他指尖拈着那抹浪漫的颜色，连同那本笔记交到她手中。

她在他俊朗的注视中一笑，一笑却如今。

白马王子是女孩心中的传奇，奈何隔雾如隔山，爱情就是女子的雾。

暮春细雨在一千多个日子上涂抹，重烟深锁。

她下意识地把弄着手腕上的碧玺串珠，月光仿似穿过身躯透得心中无比清晰，没有歇斯底里的痛苦，只是有点儿过于清醒的麻木。

她自嘲似的笑了笑，太清醒了很不好，尤其是女人。

清透的七彩碧玺触手温凉，月光莹亮，隐没在交睫一瞬的墨线后。宁文清静躺着闭目伸手，拽过置于床头的一个花纹古朴的小银盒，盒内收藏着几副不同的水晶串珠，静陈在深蓝色的丝绒上，玲珑剔透。

晶石纯净的温度幽凉如水，她扭头挑出一副有着“黑金刚武士”之称，可以驱邪辟晦的黑曜石，抬指一撑滑上手腕，晶黑色衬着皮肤细腻的白，十八粒黑曜石颗颗都开了彩虹眼，幽幽浮于月前。

她挑指，勾起另一副串珠，纯金色灿烂的钛晶，吉祥富贵，如神佛加持，晦气退散……

浅蓝色清亮之海蓝宝，地水火风，净化灵通……

淡白色朦胧之月光石，温润心情，清柔安神……

深绿色诡异之绿幽灵，平和情绪，开放心灵……

暗红色华丽之石榴石，驱退忧郁，美容驻颜……

明紫色尊贵之紫水晶，集中意念，开发灵力，还象征着……坚贞的爱情……

芙蓉色星光冰种粉晶，属于爱之女神阿佛洛狄的颜色，赋予愉快的感情生活，

治愈爱情的创伤……

她对着月光眯起眼睛，看着一串串晶石在白皙的肌肤上幽静地陈列，神情冷淡，忽然感觉这简直就像喧闹的夜市地摊上卖杂货的小贩。

贵与贱，爱与恨，不过在人之一念间。

如果你喜欢，那么它们就是手心眸底璀璨生辉的珍宝；如果你无视，它们便是路边泥中滚入肮脏的顽石。

如所谓爱情，如所谓爱人，如所谓海枯石烂地久天长。

水晶石天然的凉意在手臂上纠缠蔓延，仿佛深秋寒冷的湖水轻涌，凉意透心。她一把将八串水晶撸了下来丢在一旁，只余了初时的碧玺，恢复仰面的姿势闭上了眼睛。

然而她没有注意，丢出的水晶却恰巧摆成了一个整齐的半弧形，在摇曳清亮的月光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淡淡的光彩。

八道彩亮的光芒在空中汇成一道，照亮了整个房间，而后缓缓地、缓缓地注入了她右手那串碧玺之中。

睡梦中觉得有些冷，衣服潮湿地贴在身上，很不舒服。

四周有流水的声音和阳光的温度，宁文清颇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刺眼的亮光顿时耀入眼底，使她不得不侧首以躲避突如其来的眼光。

高山峻岭，碧水浅滩，仿佛是幽美梦境，令人陶醉。但只一瞬目，宁文清猛地坐起身来，尖石硌得手臂生疼，触手处浅水流过指间。

她适应了一下光线后到处打量，半坐在石上，却觉得清醒无比，什么时候梦也能如此真实？

入眼之处青山环绕，密林葱郁，无边无垠的碧色层层。远方山巅一道清流飞瀑，如白练挂川，碎珠溅玉，水声隐隐，沿山峰层层飞落直下，聚成一道清河奔流，斗折蛇行蜿蜒西去，最终消失在苍翠的山间。

而她就在这水边，身着一件白色衣衫，缠弦抱腰，长襟广袖，未湿的裙摆随着山风飘摇轻荡，如云过水，手边翻落一个小小的翠色竹篮，其中装了些不知名的花草，浅紫深绿，幽香依稀。

宁文清愣了半晌，将手掌摊开在自己眼前，看了看，然后抬头环顾四周，再低头看着自己，下意识地握拳，指尖嵌入掌心微痛。这一点切实的感觉牵着千番思绪万马奔腾般涌来，她茫然起身四顾，荒山野岭鸟兽无踪，有风拂发而过，微凉。

无意低头，面前水中映出个影子，白衣，长发。白衣有些单薄，静垂身侧，长发及腰，湿了水的几缕墨色贴在耳边，略有妩媚。宁文清蹙眉，上前一步俯身看向水中，那倒影随着她的动作发清晰，她忍不住身子一颤。

这分明不是自己，又偏偏便是自己。如瀑般的长发沿肩泻下划过水面，黛眉修长，樱唇淡薄，若有若无的水色中唯有那双眸子，眼波如旧，是她熟悉的。

这种似我非我的荒唐，仿佛灵魂被剥离的恍惚，一片叶子落下水面，涟漪漾处晃散了影子，再看时，那眉眼也如水，朦胧之处，越发连这一分也不像了。

就在这时，她耳边突然响起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唉，想必是成了。”

宁文清吃了一惊，脱口问道：“你是谁？”不觉紧紧将唇角一抿，水里倒影却丹唇微启：“我叫凤卿尘，但可能从此以后你才是凤卿尘了。”

“你说什么？”宁文清莫名其妙，皱着眉追问一句。

那倒影再轻叹，盈盈道：“你将手伸到水中来。”

宁文清犹豫了片刻，只觉得眼前的事情太过诡异，但还是依言伸手触入水中。

手腕上的碧玺碰到水流的时候，蓦然发出淡淡的清芒，映照着折射在水中的阳光，晶莹夺目，不知是水的清凉还是碧玺的凉意，轻轻地向周身扩散开来。

刹那间，她像是看到无数纷繁复杂的镜头在眼前掠过，人影交错，寂静无声，仿佛浮光掠影，几番轮回，经历了数万年后尘埃落定，便有什么东西就这样进入了思绪，静静地留驻。

等到光影逝去，水中的倒影问道：“现在你知道了吗？这是属于我的记忆，好像不够完整……但我不得法门，也只能做到如此了。”

宁文清不由自主抬手抚额，去理顺那些突如其来的东西，首先清晰的都是草药医方，和她多年医科大学所学的知识冲撞结合，交织成一团。时光纷乱，一重重涌上心头，却有一点寒意随之扩散，隐隐蔓延出恐惧与不安。

正想着，她突然微抽一口冷气，指着水中的影子说：“你自己……”

“是心疾，”水中那倒影道，“我是久病成医。”

宁文清手压胸口，并未察觉异常，这借尸还魂般的事情，着实叫人有些毛骨悚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变成你的样子，你还能送我回去吗？”

“或许不行了。”面对她一连串的发问，倒影在水中静默后道。

“为什么？”宁文清急急追问。

“那巫族的禁术我并不完全通晓，事出意外，如何送你回去我着实不知。”

“那你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

“心疾忽发，只有这禁术救得了性命。”

宁文清直起身子，目中掠过不悦，质问道：“你拿别人的性命换自己的性命？”

“我只想将自己送至他处以此续命，并未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待到察觉却已然来不及了。”

“怎么偏偏是我？”

“冥冥之中，自有命数，你拥有九转玲珑石，也是你自己发动了九转玲珑阵，这种巧合或许也是注定的因缘。”

宁文清张口欲言，却只觉哭笑不得，一时倒无话可说。

那倒影再道：“无论如何也是我连累了你，实在抱歉，我先前并不知后果会如此严重。为了保你元神无恙，我已将自己的精神尽数予你，也算是一点儿补偿吧。”

宁文清俯视水中，茫然问道：“我变成了你，那你呢？”

那倒影摇头不语，在水波的涟漪中露出清清淡淡的笑容，笑容逐渐地破碎，融化，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了宁文清陌生的一张面容，一模一样的，除了那满脸的惊愕。

宁文清跌坐在冰凉的岩石上，好久之后，她才慢慢弯腰伸手扑了把水在脸上，想借着水的凉意想使自己冷静，再抬头，却陡然间一身的迷茫。

现在她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身体发肤、思想神魂，哪一个才算生命的存在？眼前的她是谁，另外一个她呢？她到底在哪里，又该做什么？

两厢混杂的记忆伴着前赴后继的无助感极其强烈地涌上心头，佛曰四大皆空，身心如幻，事到临头，发现一切都那么遥远，她手指扣进岸边的青石，所能做的只有挺直脊背，用陌生的身子支持越飘越淡、几乎快要散掉的灵魂。

日渐西移，孤独地缀在山间空旷的天空，慢慢平静下来的宁文清，或者说凤卿尘打量着将要笼入暮色的山野凝神思索，在她想了很久准备回头的时候，身后突然伸来一双大手紧紧捂住了她的嘴。

萍水相逢天涯人

ZUILINGLONG 第二章

凤卿尘大惊，张口欲喊，声音未出喉咙便被闷断，那手恶心地捂在嘴上，勒得她生疼。她奋力挣扎，从水中混乱的倒影中看到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正挟持着自己。

惶急中她用尽全力将手肘向后撞去，趁那大汉吃痛松手的当儿拼命一挣，力气虽不大也推得那大汉趔趄了几步。

她这才看清那人凶神恶煞的一副模样，络腮胡子里泛黄的牙齿上沾着烟草，令人一阵反胃。她怔视着那大汉，突然猛地惊醒，急喊“救命”，扭头便跑。

“小娘儿们，还想跑？”那大汉拔腿追来。

河边乱石嶙峋，卿尘步履踉跄几次险些跌倒，听到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近，一回头却骇然发现追来的不止一人，另有两人和先前那大汉当她是到手的猎物一般，正狞笑着从三面围上来。

卿尘心下惊骇，一不留神踩在岩石厚厚的青苔上，竟失足跌往水中。她惊叫一声挣扎着没有一头栽倒，水倒不深，只没到半腰，岸上恶心的脸却越来越近，脏手向她抓来。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卿尘咬牙一横心，即便不会游泳，却断然转身向深水处扑去。

水从腰部迅速漫到胸口，白衣被水波冲起像绽开的云彩般飘展，丝丝黑发如缕游荡，水很冷，眼前逐渐迷蒙一片。

正在这当口，身畔突然响起强劲的破风声，岸边哧哧两道激响夹杂一声痛呼，有个清冷而低哑的声音在她耳边道：“伸手！”

一只几乎和河水同样冰冷的手大力将她从水中拉到岸边岩石上，眼前闪过一双沉寂的眼睛，她还未及看清那人模样，先发现两支狼牙羽箭钉在岸上紧追不舍的两名大汉脚前，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箭入河滩直没羽翎，可见力道非凡。

追入水中的人却被一箭射中胳膊，惨声呼痛，连滚带爬地向岸上摸去，河水中立刻拖出一道殷红的血线。

“几个爷们儿欺负一个弱女子，没脸没皮，还不快滚！”岸旁一个手握缠金长弓，身形英挺的年轻男子断声喝道。

卿尘这才发现射箭的和救她的并非一人，拉她上岸的人靠在岩石上，挺拔的身形被一袭修长的黑色披风裹住，脸上戴着副铜色面具，遮住了半边脸。

因为面具的原因，她看不到他确切的样子，唯有面具后一双深沉的眼睛，幽黑无垠，不见有丝毫情绪，露在外面的薄而坚定的唇，和那双冷清的眸子如出一辙。

射箭的男子见几个歹徒仓皇而逃，也不追赶，只回头道：“四哥，你怎样？”

那被称为“四哥”的人并不说话，只是微一摇头，射箭的男子目光转到卿尘身上，突然一愣，急忙转开脸。

卿尘低头，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全然湿透，几与透明无异。她呆了片刻，顿时俏脸飞红，正不知如何是好，对面却有一件宽大的披风迎头罩来，落在她的肩上。

她将披风扯紧，抬头正迎上面具后安静的眸子，她将目光往下移了几分，心中骇然一惊。

面前男子的胸口赫然插着支短箭，先前被披风裹着看不到，现在丢开披风，露出的玄色衣衫早被鲜血染透，半边呈现出一种浓重的色泽，就连她手中拉着的披风上亦沾染了不少血迹。

难怪这人一直靠在石上，看起来伤势竟是不轻。可能因方才用力的缘故，此时又有新鲜的血液殷殷从伤口流出，紧抿的薄唇苍白到没有一丝颜色。

卿尘正愣愣间，听他沉声道：“十一弟，拔了这箭。”

那被称作“十一弟”的男子无暇顾及卿尘，上前扶那人坐在石边，犹豫地看

着伤口。

那人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符样的东西交给他：“你见机行事，动手吧。”

十一剑眉紧蹙，狠命一握令符：“四哥，你忍着点儿。”抬手握住露在他身体外的箭尾。

“慢着！”卿尘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急忙阻止，“你这样拔箭会要命的！”

面前伤口的血随着呼吸不断涌出，十一停下手，有些心急地道：“这箭不拔一样要命。”

卿尘过去在他们旁边蹲下，“不是不拔，只是你用这种方法，他不疼死过去也会流血死掉。”

“那如何是好？”十一问道。

卿尘仔细打量箭伤的位置和情形，估计并没有伤到心肺，否则人怕也熬不到现在，问十一道：“有刀吗？小一点儿的。”

十一自身上取出一把长约三寸的小刀，刀鞘简约却精致，一看便非凡品：“有，你要做什么？”

卿尘道：“我懂一点医术，你若相信我，不妨让我试试。”

十一扭头看那人，那人和卿尘对视稍许，卿尘在他眼中没有捕捉到任何情绪的波动，他的声音亦同样简单平静：“好。”

卿尘接过十一递来的小刀，入手略沉，刀刃窄薄，相当锋利，虽不能和外科手术刀比，但也可用。

她对十一道：“轻一点儿扶他躺平，让伤口高于心脏。再找找有没有酒之类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想办法点火来。”

十一道：“酒有一点儿，也有火种。”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嵌银小壶。

卿尘点点头，很快用小刀将披风相对干净些的里料裁下一大幅，分作几块，就着一旁的清水洗了手。然后接过十一递来的酒壶，蘸了酒将刀子擦拭过后，小心地把伤口四周的衣服割裂，整个伤口露出在眼前。

她俯身仔细检查，发现伤处的血随着呼吸不断流出，整个呈暗红色，说明并未伤到动脉，这样拔箭时的危险便不会太大。卿尘将刀子在十一燃起的火种上烧炙后，交给十一拿着。又用酒擦了擦手，拿蘸了酒的布将伤口附近简单地处理了一下，接过刀子说：“可能会很疼，要忍一忍。”

那人不语，只是微微点了下头。

箭有倒刺，不能直接拔出，卿尘抬手压住他静脉血管，手中小刀准确利落地

划上伤口旁边的肌肉，随着那人一声闷哼，她握上箭尾略一用力，断箭应手而出，紧跟着涌出鲜血，但由于按压正确，并没有大量地喷出血液。

卿尘随手将断箭丢到一旁，对十一道：“布。”

十一将她刚才叠好的布递过去，看她层层压在那人伤口上，问道：“四哥，觉得怎样？”

那人唇色惨白，但在这样的剧痛下居然还保持着神志清醒，隔了会儿，方慢慢道：“没事。”

卿尘将静脉血管的位置示意给十一看：“你用手压着这里，我去看能不能找到草药止血，记着别松手也别太用力。”

十一依言接手。不多会儿，卿尘拿着些绿色的山草回来，洗净碾碎敷在那人伤口处，换了块干净布重新按压包扎，那血果然逐渐止住。

天色渐暗，黛山凝紫，一日已入黄昏，天边火烧般地带起晚云长飞，透过夕阳的余晖暖意连绵。飞鸟自霞色间成群掠过，投林归巢，窸窣一片。

卿尘坐在一旁岩石上长长松了口气，抬起头来：“天黑了。”

十一问道：“这附近可有人家？”

卿尘略沉默了一下，笑笑说：“有间竹屋……是我的家，你们若不介意便随我来。”

十一见那人不反对，便道：“如此叨扰了，还未请教姑娘芳名？”

卿尘抿唇想了想，道：“我叫……凤卿尘，你呢？”

听她问起来，十一沉吟一下，抱拳道：“姑娘萍水相逢援手施救，本该将姓名如实相告，但我兄弟二人另有苦衷，如编造欺瞒，不是君子所为，不知姑娘能否见谅？”

卿尘道：“你不愿说，我就不问了，是你们先救我的，大家扯平。”

十一略一思量，道：“在下家中排行十一，你不妨称我‘十一’。”

“好，十一。”卿尘点头，看向一直闭目养神的那人。

那人睁开眼睛，清冷中带着沉沉倦意，淡声道：“多谢你。”

卿尘微微一笑：“不谢，听他叫你‘四哥’，那你一定排行第四了？”

十一道：“四哥大我几岁，看你我年龄相仿，你若不介意，不妨也称一声‘四哥’好了。”

卿尘点头站起来：“我带你们去竹屋。”

三人一起溯河而上，待到了竹屋，天色已全然黑下。卿尘在断续的记忆中打量这里，伸手推开竹篱栅栏入内，借着天上星光依稀看到这小院中种着不少草木，夜风中传来若有若无的清香。

屋中摸到烛火，点燃后光线也并不十分明亮，这竹屋不大，但收拾得清爽干净。几案摆设皆以碧色青竹制成，摆放错落有致，烛火下恍惚落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莹莹淡淡。

卿尘打起竹帘，里面是卧房，正中低榻上牵着青纱罗帐，一侧摆了张小案，旁边挂有铜镜，镜旁放着的玉簪木梳说明这是间女子的闺房，靠近窗子的一边，有张简单的古琴。

卿尘先安顿那人躺好，对十一道：“桌上有水，给他少喝一点儿，我去找药。”

说罢挑帘出去，另有间房里一边放着些瓶瓶罐罐，还有不少晾晒好的草药，另一边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她随手翻过，十有八九是医书。

她拿起药瓶逐个细看，不一会儿从中挑出两个小瓷瓶，又找到些干净的绷带。再看另外一间，原来是灶房。

看来四处井井有条，清幽自在，之前的主人也当得上是兰心蕙质了。她有些出神地站在屋中，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在真实和虚幻中交替浮沉，冲得头脑隐隐作痛，心中空空如许，也不知站了多久，直到十一出来问道：“有药？”

卿尘蓦然回神，双眸略带迷茫地看着十一，十一见她神色苍白，上前问道：“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她急忙摇头：“没事。这里有药，我给他换药包扎一下，那边是灶房，你去想办法弄点儿吃的来吧。”

十一愣了愣：“灶房？好，我看看去。”话题的转移让他忽略了卿尘眸中的异样，并未多加追问。

卿尘打了盆水回到卧房，将药和绷带放在榻前：“那些草药只是权宜之计，不太管用，需要换药，你能坐起来吗？”

烛火落下淡淡温柔的晕黄，那人露在面具外面的脸却煞白如雪，只是眼神还清朗明了。他略有些吃力地用手撑起身体，卿尘在他身后垫上被褥扶他靠好，伸手帮他解开衣衫，这毫不避讳的举动令那人原本静漠的眼中掠过一丝诧异。

伤口因震动而再次裂开，卿尘皱了皱眉头，从一个青花瓷瓶里倒出些清透的汁液，小心清理了一下血污，再取出乳白的药膏，轻轻敷在伤处，重新用干净的

绷带开始包扎。

伤口的疼痛可想而知，那人却默不作声，卿尘手指每每碰到他的肌肤，感觉触手处仿佛始终蕴藏着某种沉稳的力度，受伤和流血并没有使他放松，似乎随时保持着不易察觉的警戒。

她眸光轻动，对他投去安静的一笑，那笑落在了他深黑的眼眸底处，转瞬便被吸了进去。

换完药扶他躺好，卿尘将东西收走。那人疲倦地闭上眼睛，忽然又睁开：“……凤姑娘。”

“嗯？”卿尘一边抬头，一边整理着总是碍事的衣袖。

“十一弟，身上也挂了彩。”分明是关心别人，声音却也不带什么感情的样子，冷冷淡淡的，波澜不惊。

卿尘方才已看到十一肩头有伤，只是不太严重，忙乱中便暂时没有理会，现下也想起来：“知道了，我去看一看，你歇着。”替他轻掖被角，掀起帘出去。

步出屋外，一阵浓烟迎面呛来，卿尘看到灶房那边不停地涌出烟雾，急忙去看，正和一身狼狈撞出屋的十一碰个满怀。

十一伸手拉住她，抹把脸道：“怎么回事儿？灶火点不着。”

卿尘看着他被烟灰抹了个唱戏一样的花脸，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十一剑眉飞挑：“你……笑我！不然你去试试？”

卿尘笑想，不就是生火吗，把木头用火点燃谁还不会？挽挽袖子，“看我的。”信心十足地步入灶间，十一跟在后面决心虚心请教。

半盏茶的工夫，两个人坐回外屋，灶间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十一看着卿尘，眼中带着三分笑意三分戏谑三分无奈。卿尘不服气地抿嘴站着，她从未想到生火居然如此不易，更可气的是眼前十一一脸调侃神情，看他忍得辛苦，她没好气地说：“想笑就笑，干嘛表情那么古怪？你又不比我好多少，五十步笑百步。”

十一看着她黑一道白一道的小脸，忍了忍，却终于还是大笑起来，爽朗的样子使他看起来英武中带出潇洒，一时间阳光万丈千里无云。

卿尘跺脚道：“笑！你生不起火来，别说药不能煎，大家也都饿着好了，看谁着急。”修眉一扬，做个要挟的表情，甩手走人。

不管十一在外一脸哭笑不得，她自顾自入屋配药。品种繁多的草药有些她之

前便认识，有些是根据得到的记忆才知道，那种感觉斑驳陆离，穿插心间，仿佛一些东西在思想里是她的又不是她的，说有又像是没有，在需要的时候却会突然冒出来，没有时间理清，一片复杂凌乱。

她思索着仔细挑选药材，不敢马虎，冷不防十一掀帘道：“哈，成了。”

“成了？”卿尘随他出去，颇带怀疑，“没灭？”

“烧得好好的。”十一神情中带着点儿得意，“此等小事，难不倒本……少爷。”

卿尘不以为然地挑挑纤眉：“哦？那么煮饭的事情想必也难不倒十一爷，有米有菜，拜托了。”说着趁十一愣神时抬手一敲他臂上的伤口，在十一“哎哟”痛喊时举起手中药瓶：“还是先看看你的伤吧。”

十一笑着摇头，随之坐下。他肩上、左臂都有轻伤，左臂一道稍重，流了不少血。卿尘检查时发现似是刀伤，抬头时话到了嘴边，想了一想却又停住，只仔细替他上药包扎。

待伤口处理妥当，十一笑道：“多谢。”

卿尘道：“不谢，煮好了饭过来，就当诊费。”

十一道：“伶牙俐齿，一点儿亏都不吃。”

卿尘抱起桌上的药：“承让，彼此。麻烦你先点火煎药如何？”

“好说。”十一故技重施，从屋中拎出坛酒洒了点在卿尘备好的药炉中，加了木柴，火折子一碰即燃。

卿尘凑上前去看了看那酒，“牛嚼牡丹！这可是浸了多种药材的上好药酒！”

“哦？”十一闻言，以小盏倾出酒来饮了一口，半晌道，“好酒！”

卿尘好奇心起，伸手在酒坛中蘸了蘸，以舌尖品尝。只一滴，入口清苦的药香混着酒的纯冽，久久不散，回味中冲得人心神舒泰。

她点头道：“是不错。”又伸手去坛中，突然“啊”的一声将手缩回，坛底那截深色的东西原来是条蛇。

十一仔细一看，突然笑道：“这酒难道不是你泡的，当初这蛇是怎么抓的？”

卿尘微怔，随即凤目斜挑看向他：“我自有办法，不劳操心。这酒值得一饮！”顺口转移话题，将无法回答的事避了开去。

十一朗朗一笑，随手倒了两盏酒：“有幸相识。”

卿尘将酒盏接过手中，唇角轻扬：“有缘相见。”

两人举杯，饮尽后彼此照杯一亮，酒劲醉冽入喉清醇，都觉得痛快，一阵笑声响起在屋中。